

南江文鈔

南江文鈔卷第十二

餘姚 邵晉涵 與桐

史記提要

史記一百三十卷漢司馬遷撰遷自序凡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爲太史公書漢書藝文志作太史公百三十篇附於春秋家東平思王傳亦作太史公書自漢以後乃稱史記焉遷自言繼春秋而論次其文後之學者疑辨相屬以今考之其敘事多本左氏春秋所謂古文也秦漢以來故事次第增敘焉其義則取諸公羊春秋辨文家質家之同異論定人物多寓文與而實

不與之意皆公羊氏之法也遷嘗問春秋於董仲舒仲舒故善公羊之學者遷能伸明其義例雖未必盡得聖經之傳要可見漢人經學各有師承矣其文章體例則參諸呂氏春秋而稍爲通變呂氏春秋爲十二紀八覽六論此書爲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篇帙之離合先後不必盡同要其立綱分目節次相成首尾通貫指歸則一而已世嘗譏史遷義法背經訓而稱其文章爲創古獨製豈得爲通論哉史記注傳於後者三家裴駭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其初各爲一書後人併附分註以便檢覽明監本史記亦三家並

列也遷引六經之文間易以訓詁皆本西漢諸儒之舊說裴駟引徐廣音義多識古文奇字復取經傳訓釋以爲集解扶微學而闡隱義賴以不墜是遷能述經典之遺文而駟能存先儒之軼說考諸經古義者必歸焉不僅史法爲後人所遵守也貞守節復推廣集解所未備而申以辨論如謂夏本紀失載有窮后羿之事衛世家宜考武公受命之年陳佗五父一人而分爲二闕止宰我二事而合爲一互引衆說以折衷其是非視顏師古之注漢書專宗班氏者爲一變焉三家注間有脫落明震澤王氏刻本較爲完善監本取以校定字句並存三

家之註惟索隱有單行本云

史記集解提要

史記集解一百三十卷宋裴駰撰駰以徐廣音義粗有發明殊恨省略乃采九經諸史并漢書音義及衆書之目而爲集解其所引之書多先儒舊說爲後世所失傳者張守節正義嘗備述其引書目次然史文同於國語者駰多引唐固虞翻注史文同於孟子者駰多引劉熙注史文同於韓詩者駰多引薛君注而守節未著於目則知當日采經傳百家刪其游辭取其要實詞約而義博守節固不能遍數也然司馬貞與守節皆推重此書爲之數闡義訓間存疏證後人合爲一書轉於集解妄

有刪節監本尤多訛誤今唯汲古閣毛氏本猶存集解
原書之舊取校監本如帝舜紀昔高陽氏才子八人句
下脫名見左傳四字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句下亦脫名
見左傳四字秦始皇本紀輕車重馬東就食句下脫徐
廣曰一無此重字八字項羽本紀其九月會稽守句下
脫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九字武帝紀祠上帝明堂句
下脫徐廣曰常五年一修耳今適二年故但祀明堂十
八字然其效可觀矣句下脫又數本皆無可字七字河
渠書岸善崩句下脫如淳曰河水岸六字司馬相如傳
傍徨乎海外句下集解引郭璞云青丘山名上有田亦

有國出九尾狐在海外監本誤作正義自序易大傳句
下集解引張晏曰謂易繫辭監本亦誤作正義至於字
句異同前後互見如夏本紀九江入賜大龜句下引孔
安國曰出於九江水中監本作山中孝文本紀昌至渭
橋句下引蘇林曰在長安北三里監本多渭橋二字祁
侯賀爲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繒監本多一賀字當有
玉英見句下引瑞應圖云玉英五帝並修則見監本作
五常屬國悍爲將屯將軍句下引徐廣曰姓徐監本多
一悍字孝景本紀封故御史大夫周苛孫平爲繩侯句
下引徐廣曰一作應監本多一平字武帝紀自太主句

下引徐廣曰武帝姑也監本多太主二字龜策列傳蜩
辱于鵲句下引郭璞曰蜩憎其意心惡之也監本作而
心惡之尋繹大旨當由古注簡質後人以意爲增益也
然坊本流傳脫誤尤甚如夏本紀澧水所同句下引孔
安國曰澧水所同同於渭也坊本缺一同字項羽本紀
乃封項伯爲射陽侯句下脫徐廣曰項伯名經字伯九
字任意刪節尚不若監本之粗備焉貨殖傳藁麴鹽豉
千飮句下引孫叔敖云飮瓦器受斗六升台爲飮音貽
當是孫叔然之訛而毛本監本俱未刊正是校讎之疎
也集解原本八十卷今毛本作百三十卷祇以篇數分

卷其原書之分合次第已不可考見就今行世之本行列整齊字句詳審終當以毛本爲最善耳

史記正義提要

史記正義三十卷唐張守節撰守節自言涉學三十餘年六籍九流地理蒼雅銳心觀採蓋積一生精力爲之故能通裴駰之訓辭折司馬貞之同異題曰正義殆欲與五經正義並傳矣自明監本多所節刪失其本旨坊刻本互有增損輾轉舛訛唯震澤王氏所刻稱爲足本今取監本與王氏本對勘則監本之脫誤殆不可枚舉撮其大指約有三端夫正義所長者地理也以括地志爲主証以諸家輿地之說以今証古源委瞭然故自序曰郡國城邑委曲詳明而監本忽而略之如周本紀子

帶立爲王句下脫左傳云周與鄭人蘇忿生十二邑溫
其一也十七字秦本紀反秦于淮南句下脫楚淮北之
地盡入于秦九字項羽本紀項王自立爲西楚霸王句
下脫孟康云舊名江陵爲南楚吳爲東楚彭城爲西楚
十九字呂后本紀呂平爲扶柳侯句下脫漢扶柳縣也
有澤七字孝景本紀遂西圍梁句下脫梁孝王都睢陽
今宋州九字立楚元王子平陸侯句下脫應劭云平陸
西河縣八字孝武本紀見五時句下脫或曰在雍州雍
縣南孟康云時者神靈上帝也十八字晉世家是爲晉
侯句下脫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爲坊城牆北半見在

十七字趙世家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句下脫案安平縣屬定州也八字餓死沙丘宮句下脫括地志云趙武靈王墓在蔚州靈丘縣東三十里應說是也二十三字韓世家得封于韓原句下脫古今地名云韓武子食菜于韓原故城也十六字淮陰侯列傳家在伊廬句下脫韋昭及括地志皆說之也十字貨殖列傳殷人都河西句下脫盤庚都殷墟地屬河西也十字周人都河南句下脫周自平王以下都洛陽九字自序戾困鄱句下脫漢末陳蕃子逸爲魯相改音反田褒魯記曰靈帝末汝南陳子游爲魯相陳蕃子也國人爲諱而改焉三十九

字又如秦本紀樛里疾相韓句下正義福昌縣東十四里監本脫十四里三字貨殖傳夫燕亦勃碣之間句下正義碣石渤海在西北監本脫北字此雖殘闕在一二字之間要亦有關考證也正義序曰古典幽微竊探其美是其徵明故實頗爲該博而監本任意去取不顧文義如夏本紀皐陶作士句下脫士若大理卿也六字于是夔行樂句下脫若今太常卿也六字周本紀作稟命句下脫應劭云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二十一字以應爲太后養地句下脫太后秦昭之母宣太后芈氏十一字齊始皇本紀爲我遺鎬池君

句下脫張晏云武王居鎬鎬池君則武王也伐商故神
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武王可伐矣三十二字敘論孝
明皇帝句下脫班固典引云後漢明帝永平十七年詔
問班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耶班固上表陳秦過失
及賈誼言奏之四十二字項羽本紀會稽守句下脫守
音狩景帝中二年七月更郡守爲太守十六字孝景本
紀伐馳道樹殖蘭池句下脫案馳道天子秦始皇作之
丈而樹十三字孝武本紀是時上求神君句下脫漢武
帝故事云起柏梁臺以處神君長陵女子也先是嫁爲
人妻生一男數歲死女子悼痛之歲中亦死而靈宛若

祠之遂聞言宛若爲主民人多往請福說家人小事有
驗平原君亦事之至後子孫尊貴及上卽位太后延于
宮中祭之聞其言不見其人至是神君求出爲營柏梁
臺舍之初霍去病微時自禱神君及見其形自修飾欲
與去病交接去病不肯謂神君曰吾以神君精潔故齋
戒祈福今欲媼此非也自絕不復往神君慙之乃去也
一百七十字見安期生句下脫列仙傳云安期生瑯琊
阜鄉亭人也賣藥海邊秦始皇請語三夜賜金數千萬
出于阜鄉亭皆置去畱書以赤玉舄一重爲報曰後千
歲求我于蓬萊山下五十九字李少君病死句下脫漢

書起居云李少君將去武帝夢與其登嵩高山半道有使
乘龍時從雲中云太一請少君帝謂左右將舍我去矣數
月而少君病死又發棺看唯衣冠在也六十字史寬舒受
其方句下脫姓史名寬舒五字禮書疏房牀第句下脫疏
謂窻也四字律書其於十二子爲丑句下脫徐廣曰此中
闕不說大呂及丑也案此下闕文或一本云丑者紐也言
陽氣在上未降萬物厄紐未敢出也四十一字天官書氐
爲天根句下脫星經云氐四星爲露寢聽朝所居其占明
大則臣下奉度合誠圖云氐爲宿宮也三十一字其內五
星五帝坐句下脫羣下從謀也五字楚世家伐申過鄧句

下脫服虔云鄧曼姓也七字趙世家事有所止句下脫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三十一字封廉頗爲信平君句下脫言篤信而平和也七字趙世家公何不爲韓求質于楚句下脫質子蟻蝨四字又脫公叔伯嬰知秦楚不以蟻蝨爲事必以韓合于秦楚楚王聽入質子于韓二十八字又脫次下云知秦楚不以蟻蝨爲事重明脫不字十七字田叔列傳相常從入苑中句下脫增牆也三字田蚡列傳其春武安侯病句下脫然夫子作春秋依夏正九字衛將軍列傳平陽人也句下脫漢書云其父鄭丞河東平陽人以縣

吏給事平陽侯之家也二十三字正義長於六書音韻
之學其論字例云楷文改變非復一端黼黻之字法從
耑今之史本則有從耑秦本紀云天子賜秦孝公黼黻
鄒誕生音甫弗而鄒氏之前史本已從耑矣論音例云
鄉同言異字同音異或失在浮清或帶于重濁今之取
捨冀除茲弊其詳審如此而監本缺略殊甚如周本紀
懼太子釗之不任句下脫釗音招又古堯反任而針反
十一字秦始皇本紀彗星復見句下脫復扶富反見行
見反八字以發縣卒句下脫子忽反下同五字佐弋竭
句下脫弋音翊三字二十人皆梟首句下脫梟古堯反

懸首于木上曰梟十一字體解柯以狗句下脫紅賣反
三字東收遼東而王之句下脫王千放反三字故歸其
質子句下脫質音致三字衣服旌旌節旗句下脫旌音
精旌音毛旗音其九字祇誦功德句下脫祇音脂三字
赭其山句下脫赭音者三字僕射周青臣句下脫音夜
二字上樂以刑殺爲威句下脫五孝反三字二世紀以
安邊境句下脫音竟二字敘論爲君討賊句下脫下僞
反三字項羽本紀將秦軍爲前行句下脫胡郎反二字
高祖本紀時時冠之音館句下脫下同二字孝景紀天
下久安句下脫久音魚廢反五字封禪書龍額拔墮句

下脫徒果反三字與龍胡顙號句下脫戶高辰下同五
字且用事泰山句下脫爲于僞反將爲封禪也九字鄭
世家殷出奔鄒句下脫音偃二字田叔列傳喜游諸公
句下脫喜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十一字其餘演辭
助語或損或增監本初無義例校以王本異同不啻數
千條累幅難盡然卽一字之誤亦有可疑誤後人者如
秦本紀西巡狩樂而忘歸句下正義引六國春秋而監
本作十六國春秋其貽誤又豈可勝指哉今幸王本尚
存得考見其疎舛雖訛字衍字王本時亦不免而求正
義之全文不能無取資于是焉

漢書提要

漢書一百二十卷漢班固撰南史劉之遴傳云鄱陽嗣王範得班固所撰漢書真本獻東宮皇太子令之遴與張纘到漑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遴錄其異狀數十事以今考之則語皆謬矣據之遴云古本漢書稱永平十年五月二十日己酉郎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子案固自永平受詔修漢書至建初中乃成又班昭傳云八表并天文志未竟而卒和帝詔昭就東觀藏書踵成之是此書之次第續成事隔兩朝換非一手之遴所見古本既有紀表志傳乃云總於永平中表上殆不考成

書之年月也之遴又云古文敘傳號爲中篇今本爲敘傳又今本敘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彪自有傳夫古書敘皆載於卷末固自敘作書之意故謂之敘追溯得姓以來祖父之事迹故謂之傳敘傳二字確不可易後代史家皆沿其例改作中篇此何說也至云彪自有傳則語尤荒誕彪在光武之世舉茂方爲徐令以病去官後數應三公之召斷宜入東漢傳惟見於敘傳故可於况伯旂釋之後詳其生平述其言論若自爲一傳則無卷可附若以類相及必漢書有光武紀及雲臺諸功臣傳而後可也奚不考敘傳所云起元高祖終於孝平王

葬之誅乎之遶又云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爲次而古本相合爲次總成三十八卷此爲分卷而言也固自言紀表志傳凡百篇述紀十二述表八述志十述列傳七十若相合爲次已失固自言之次第合百篇爲三十八卷亦略無義例徒事紛更爾之遶又云今本外戚在西域後古本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孝武六子宜元六王雜在諸傳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上夫紀表志傳之次序固自言之如之遶所述則傳次於紀而表志反在傳後諸王旣以代相承宜總題曰諸王傳何以敘傳作高五王傳第八文

三王傳第十七景十三王傳第二十三武五子傳第三
十三宣元六王傳第五十耶且漢書始改史記之項羽
本紀陳勝世家爲列傳自應居列傳之首豈得移在諸
王之後其述外戚傳第六十七元后傳第六十八王莽
傳第六十九明以王莽之勢成於元后史家微意寓焉
若移外戚傳次於本紀是惡知史法哉之遴又引古本
述云淮陰毅毅伏劒周章邦之傑子實惟英彭仕爲侯
王雲起龍驤然今本芮尹江湖句有張晏注是晏所見
者卽是今本况之遴傳所云獻太子者謂昭明太子也
文選載漢書述贊云信惟餓隸布實黥徒越亦狗盜芮

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與今本同在昭明亦知之
遜所謂古本者不足信矣自魏王肅始撰僞經至梁人
於漢書復有僞古本然心勞日拙千載如見究不可掩
後人校書者好言宋本祇求紙版之古不顧文義之安
皆此類也漢制近古固此書敘次縝密故鄭康成干寶
引以注經而經師如服虔韋昭皆爲漢書注蓋實有可
輔經而行者審音辨義代有其人不意尚有謬託古本
欲顛倒其次第者馴至庸妄之徒謂班固不能文從字
順益不足與辨矣顏師古注唐人稱爲班固忠臣惜其
祇聚諸家舊注而定其折衷不能旁徵載籍以推廣其

義然後人攷正漢書者俱不能出顏氏之範圍則謂之忠臣也亦宜

後漢書提要

後漢書一百二十卷宋范蔚宗撰唐章懷太子賢注其志三十卷則取諸司馬彪續漢書而梁劉昭爲之注者也酈道元水經注嘗引司馬彪州郡志疑彪之諸志在六朝已有單行之本故昭獨爲之注杜佑通典述科舉之制以後漢書續漢志連類而舉則知以司馬志附見范書實始於唐人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宋乾興初判國子監孫奭始建議校勘合爲一書者考之不審也東漢尚氣節此書創爲獨行黨錮逸民三傳表彰幽隱搜羅殆盡然史家多分門類實濫觴於此夫史以紀實綜其

人之顛末是非得失灼然自見多立名曰奚爲乎名目
旣分則士有經緯萬端不名一節者斷難以二字之品
題舉其全體而其人若有隱隱與叢惡者二字之貶轉
不足以蔽其辜宋人論史者不量其事之虛實而輕言
褒貶又不顧其傳文之美刺而爭此一二字之名目爲
升降輾轉相遁出入無憑執傍互爭腐毫其斷胥范氏
階之厲也然范氏所增文苑列女諸傳諸史相沿莫能
刊削蓋時風衆勢日趨於文而閨門爲風教所繫當備
書於簡策故有創而不廢也儒林耆傳經源流能補前
書所未備范氏承其祖甯之緒論深有慨於漢學之興

衰關於教化推言終始三致意焉豈獨賈逵鄭康成諸
傳爲能闢其微意哉李賢注參用裴駙裴松之之體於
音義則省其異同於事實則去其駢拇徵引之廣博訓
釋之簡當爲史注之善者劉攽刊誤譏其末數卷援引
多誤當以分曹授簡各有疎密又急於成書無暇覆檢
耳范書爲紀十列傳八十共九十卷舊唐書經籍志作
一百卷以賢注分卷上下而言也舊唐經籍志又有范
氏後漢書論贊五卷殆以范氏文體高於六朝諸人而
愛其文辭者遂摘取其論贊別爲一書歟司馬彪志詳
述制度較史漢諸志爲稍變其體後來晉隋諸志實倣

其例劉昭注尤諳悉於累朝掌故薈萃羣說爲之折衷
蓋能承六朝諸儒羣經義疏之學而通之於史以求其
實用亦可見其學之條貫矣

晉書提要

晉書一百三十卷唐房喬等撰劉知幾謂貞觀中詔前後晉史十八家未能盡善敕史官更加纂撰自是言晉史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焉隋書經籍志載當時晉史之完整者有何法盛謝靈運書臧榮緒書及蕭子顯晉史草其殘闕者爲王隱書虞預書朱鳳書蕭子雲書亡佚者爲鄭忠書沈約書庾銑書也然唐人如李善注文選徐堅白居易編類書及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覽則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沈約之書與夫徐廣干寶鄧粲王韶曹嘉之劉謙之之紀孫盛之晉陽

秋習鑿齒之漢晉陽秋檀道鸞之續晉陽秋並見徵引是法盛諸人之書爲學者所誦習久而不衰未見其皆棄舊本而從新撰也至南宋以後諸家之書盡亡於是考史者始專以喬等所修晉史爲正矣今取諸書所徵引者與晉史參考有刪除而無舛誤可補其當時載筆之愼然如張華傳云華毀黜士馮恢遂爲恢弟統所譖馮統傳云疾張華如讐諷帝言華不可授以重任兩傳俱不載馮張致毀之故據御覽引干寶晉紀云處士馮恢以爲散騎侍郎張華曰臣請觀之若不見臣上也見而有傲世之容次也敬而爲賓主者固俗士也及華至

恢待之恭時人少之蓋統之怨華實由於此晉武之任
馮統而疎張華有關於治亂之原而傳不明言其故是
刪節之未當也文選注引臧榮緒王隱書馬敦立功孤
城死於非罪後加贈祭而晉書不爲立傳又不附見於
周處孟觀等傳豈所以勸立功之臣乎又御覽引王隱
晉書云武帝欲以郭琦爲佐著作郎問尚書郭彰彰憎
琦不附已答以不識上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
卽堪郎矣及趙王倫篡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
吏不能復爲今世吏終於家琦蓋始終亮節之士也晉
書削而不載又何所以扶植風教乎修晉書者多浮華

之士好引雜事以資談柄而不明於史家義例豈特嵇
康魏臣不當入晉史韋忠王育劉敏元北仕劉趙不當
入忠義傳如王應麟所譏而已哉諸志頗爲完備天文
詳分野之占律厯考修厯之本能存一家之學禮樂興
服申明制度地理職官詳述沿革固考據者所資也音
義三卷唐東京何超撰超字令升楊齊宣爲之序其審
音辨字多所發明今附見於後云

宋書提要

宋書一百卷梁沈約撰約表上其書謂本紀列傳繕寫已畢合志表七十卷所撰諸志須成續上今此書有紀志傳而無表豈後來闕失歟劉知幾史通謂此書爲紀志三十列傳六十合百卷名曰宋書不言其有表隋書經籍志亦作宋書一百卷與今本卷數符合豈約擬撰表續上而未及成歟抑其表早佚爲唐初諸臣所未見而卷帙出於後人編次較約自言者不同歟觀約前後敘例其史體多擬班固不應舍表不作其爲後來所佚明矣約自言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志又終身於史

職故於累朝掌故周賄條貫所撰諸志實能裨前史所未備禮志則合郊祀祭祀朝會輿服總爲一門以省支節樂志則詳述八音衆器及鼓吹饒歌諸樂章以存義訓近而爲晉志所取資遠而爲通典所徵引有非率爾操觚所能及者律歷志則多據何承天舊議蓋承天嘗識新莽威斗以博古著聞所撰元嘉歷爲當時所用也惟州郡志祇據太康地志暨何承天徐爰原本間爲折衷其異同而於僞置創立者或不書其置立年月猶未免於疎略焉今本總目題卷十一志第一志序卷十二志第二歷上卷十三志第三歷下而每卷細目作志第

一律志序志第二厯上志第三厯下以志序考之凡損益前史諸志爲八門曰律厯曰禮曰樂曰天文曰五行曰符瑞曰州郡曰百官是律厯未嘗分兩門也今總目以志序自爲一卷而細目標題又專似律志之序按其文義則律厯本出同源當云律厯上律厯中律厯下而後人編目者強爲分割其非約之原定目次此又其明証矣徐爰傳述當時修史之議爲桓元等立傳約則謂桓元盧循等身爲晉賊非關後代吳隱謝混等義止前朝不宜濫入劉毅何無忌等志在興復情非造宋並爲刊除歸之晉籍其嚴於斷代爲史申明義例如此至其

諸志之追述前代亦猶班固漢書增載地理上敘九州
創設五行演明鴻範用以補史記之闕史家之義應爾
也而晁公武迺譏其失於限斷不已過乎惜其書至北
宋更多殘闕崇文總目謂闕趙倫之傳一卷陳振孫書
錄解題謂獨闕到彥之傳今本卷四十六有趙倫之王
懿張劬傳惟彥之傳獨闕與陳振孫所見本同卷後有
臣穆附記謂此卷體同南史傳末無論疑非約書其言
良是蓋宋世已闕此一卷後人雜取高氏小史及南史
以補之取盈卷帙然南史有到彥之傳獨舍而不取豈
補綴者故畱此闕以炫人歟至張劬傳後附見其兄子

暢則直用南史之文而不知此書卷五十九已有張暢傳忘其文爲重出是補綴者之疎也臣穆當卽鄭穆宋史有傳蓋嘉祐時校勘宋書者其考證僅見於此焉

南齊書提要

南齊書五十九卷梁蕭子顯撰山堂考索引館閣書目云本六十卷今存五十九卷亡其一劉知幾史通曾鞏敘錄皆云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爲五十九卷不言其有闕佚然梁書及南史本傳俱作六十卷則館閣書目不爲無據今細繹本傳載子顯自序大略又館閣書目載子顯表云素不載戶口且天文復祕故不私載迺知原書第六十卷爲子顯敘傳末附以表沈約宋書李延壽北史其體例相似至唐中葉已闕此一卷而知幾鞏未之察也知幾謂范史於文苑儒林之流莫不列序

後代相沿于顯雖文傷蹇蹇而義甚優長爲序例之美者今考此書於良政高邁孝義偉臣諸傳皆有敘而文學傳獨無敘疑爲宋以後所闕佚也齊高好用圖繼梁武崇尚釋氏故子顯於高帝紀卷一引太乙九宮占祥瑞志傳會緯書高逸傳論推闡禪理蓋牽於時尚未能釐正至其紀建元創業諸事載沈攸之書於張敬兒傳述顏靈寶語於王敬則傳直書無隱尚不失是非之公高十二王傳引陳思之表曹問之論感懷宗國有史家言外之意焉惜其敘次無法如高帝紀載王蘊之撫刀袁粲之郊飲連綴瑣事殊乖紀體至列傳之冗雜更無

論矣自李延壽之史盛行此書誦習者尠州郡志桂陽王傳中有闕文無從補正其餘字句舛誤如謝莊傳南史作詔徙越檣此書作越州崔懷慎傳南史作臣子兩遂此書作兩節則後來傳寫之訛耳

梁書提要

梁書五十六卷唐姚思廉撰舊唐書經籍志及思廉本傳俱云五十卷新唐書作五十六卷或疑新書所據係嘉祐中曾鞏等刊定之本今考劉知幾史通謂姚察有志撰勒施功未周其子思廉憑其舊藁加以新錄述爲梁書五十六卷是新唐書所據爲思廉編目之舊至今無所移易舊唐書誤也思廉本推其父意以成書每卷之後題陳吏部尚書姚察者二十五篇題史官陳吏部尚書姚察者一篇蓋仿漢書卷後題班彪之例其專稱史官者殆思廉所續纂歟論修史者以專門紹述爲盛

業思廉傳其世學見聞較近旁參互覈歷久而成書當時嘉其苦志然如簡文紀載大寶二年四月丙子侯景襲郢州執刺史蕭方諸而元帝紀作閏四月丙午則兩卷之內月日參差侯景傳上云張彪起義下云彪寇錢塘則數行之間書法乖舛其餘事蹟之複互者前後錯見不待旁徵南史而始知其條理未密也要其排整故事敘次明晰議論亦多平允分卷次第猶具漢晉以來相傳之史法異乎取成衆手編次失倫者矣

陳書提要

陳書三十六卷唐姚思廉撰劉知幾謂貞觀初思廉奉詔撰成二史彌歷九載方始畢功而曾鞏謂姚察錄梁陳之事其書未就屬于思廉繼其業武德五年思廉受詔爲陳書貞觀三年論撰於祕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是思廉編輯之功固不止於九載矣又知幾謂陳史初有顧野王傅縡各爲撰史學士太建初中書郎陸瓊續撰諸篇姚察就加刪改是察之修史兼采三家者也今通志藝文略有顧野王陳書三卷傅縡陳書三卷陸瓊陳書四十二卷殆卽察所據之本而思廉爲傅

緯陸瓊傳詳述撰著獨不言其修史篇第唯顧野王傳稱其撰國史紀傳二百卷復與通志卷帙不符豈思廉用其書而諱言所自歟抑當時薈萃衆說固不止於三家不能悉溯其由來歟察傳見此書卷二十七傳中稱其知撰梁史事又勅成梁陳二史殆思廉用以表明其家學然察以陳亡入隋爲祕書丞北絳郡開國公與同時江總袁憲諸人並由陳入隋躋顯秩而仍列於陳書接以史例未免失於限斷矣此書卷二卷三篇後題陳吏部尚書姚察它卷俱稱史臣與梁書之累題姚察者不同蓋察當日專致力於梁書而陳書但啟其端緒列傳

多屬思廉撰定今讀其書首尾完善敘次如出一手信
思廉之善承家學也雖其紀傳年月間有牴牾要不得
微疵而掩其全體耳

魏書提要

魏書一百十四卷北齊魏收撰收表上其書十二紀九十二列傳分爲一百三十卷今所行本則宋劉恕范祖禹等校定本也恕等序錄謂隋魏澹更撰後魏書九十二卷唐又有張太素後魏書一百卷今皆不傳魏史惟以魏收書爲主校其亡逸不完者二十九篇各疏於逐篇之末然恕等未嘗考定其所補者據何書崇文總目謂澹書纔存紀一卷太素書存志二卷陳振孫書錄解題引中興書目謂收書闕太宗紀以魏澹書補之志闕天象二卷以張太素書補之又謂澹太素之書旣亡惟

此紀志獨存不知何據是振孫亦疑未能定也今考太平御覽皇王部所載後魏書帝紀多取魏收書而芟其字句至太宗紀亦與今本首尾符合其中轉增多數語永興四年宴羣臣於西宮使各獻直言下多事有所諱四字泰常八年廣西宮起外苑置周二十里下多堤歲民飢詔所在開倉賑給十一字案此數語北史有之然北史前後之文與魏書異引者紀異夫御覽引諸史之文有刪無增而此紀獨異其為收書之原本無抑補綴者取魏澹書而間有節損歟然御覽所引後魏書實不專取一家如此書卷十二孝靜帝紀亡後人所補而御覽所載孝靜紀與此書體例絕殊又有西魏孝武紀文帝紀廢帝紀恭帝紀則疑其取諸魏澹書

隋書

魏澹傳自道武下及恭帝爲十二紀劉知幾史通云澹以西魏爲真故文恭稱紀又此書卷十

三皇后傳亡亦後人所補今以御覽相校則字句多同

惟中有刪節而末附西魏五后當亦取澹書以足成之

蓋澹書至宋初尚不止僅存一卷爲補綴者所取資至

澹書並闕始取北史以補之如崔或蔣少游及西域傳故崇文總目

謂魏澹魏史李延壽北史與收書相亂卷第殊舛在宋

初已不能辨定矣惟所補天象志二卷爲唐太宗避諱

可信爲唐人之書詳言徵應有班固五行志遺法與收

書體製固殊焉收以修史爲世所詬厲號爲穢史今以

收傳考之則當時投訴或不盡屬公論千載而下可以

情測也議者云收受爾朱榮子金故減其惡夫榮之凶悖惡著而不可掩收未嘗不書於冊至論云若修德義之風則韓彭伊霍夫何足數反言見意史家微辭乃轉以是爲美譽其亦不達於文義矣又云楊愔高德正勢傾朝野收遂爲其家作傳其預修國史得陽休之助因爲休之父固作佳傳夫愔之先世爲楊椿楊津德正之先世爲高允高祐椿津之孝友亮節允之名德祐之好學實爲魏之聞人如議者之言將因其子孫之顯貴不爲椿津允祐立傳而後快於心乎北史陽固傳固以譏切聚歛爲王顯所嫉因奏固剩請米麥免固官從征峽

石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是固未嘗以貪虐先爲李平所彈也固它事可傳者甚夥不因有子休之而始得傳况崔暹嘗薦收修史矣而收列崔暹於酷吏其不徇私惠如此而謂得休之之助遂曲筆以報德乎議者又云盧同位至儀同功業顯著不爲立傳崔綽位止功曹本無事迹乃爲首傳夫盧同希元父之旨多所誅戮後以父黨罷官不得云功業顯著綽以卑秩見重於高允稱其道德固當爲傳獨行者所不遺觀盧斐訴辭徒以父位儀同綽僅功曹較量官秩之崇卑乎專傳附傳之榮辱

魏書初定本盧同附見盧元傳崔綽自
有傳後奉勅更審同立專傳綽改入附

傳是烏足與之論史法哉自崔浩以修史被謗獲禍後
遂釀爲風氣故李庶訴於楊愔謂魏收合誅其一時謹
訟之狀猶可槩見收之得免幸也然李延壽以唐臣修
北史多見館中墜簡參校異同多以收書爲據其爲收
傳論云勒成魏籍雖而有章繁而不蕪志存實錄於是
穢史之謗可以一雪矣收敘事詳而條例未密多爲
魏澹所駁正北史不取魏澹之書而於澹傳存其敘例
亦史家言外之意也澹等之書俱亡而收書終列於正
史然則著作之業固不係乎一時之好惡哉

北齊書提要

北齊書五十卷唐李百藥撰百藥承其父德林之業纂輯成書仿范蔚宗後漢書之體卷後各繫論贊自宋人專尚北史而此書誦習者尠晁公武已云亡闕不完後人取北史以補之非百藥原本也本紀則文襄紀香集冗雜文宣紀孝昭紀論辭複互列傳則卷九卷十卷十一卷十四卷十五卷二十六卷二十七卷二十九至卷四十俱無論贊卷二十八有贊無論卷十二卷四十六卷四十七卷四十八卷四十九有論無贊如庫狄干傳之連及其子士文元斌傳之稱齊文襄皆掇拾者刊削

未盡之辭也又史通引李百藥齊書論魏收云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詆訐奸私今魏收傳無此語則掇拾者所未及也北齊立國本淺文宣以後綱紀廢弛兵事倣擾既不及後魏之整飭疆國復不及後周之修明法制其倚任爲國者鮮始終亮節之士觀百藥儒林文苑傳敘去其已見魏書及見周書者傳次數人蓋聊以取盈卷帙固知其不足發揮事業矣然自神武肇基承光失國興廢之蹟具焉考一代之事宜有專書篇帙雖缺而段榮斛律金諸傳猶可與北史相參考云

周書提要

周書五十卷唐令狐德棻等撰貞觀中修梁陳周齊隋五史其議自德棻發之而德棻專領周書與岑仁本崔仁師陳叔達唐儉同事修輯當時稱其文體之工勝於同修諸史惜其書久而殘缺後人取北史以補其闕卷而又不標明其所補何篇遂與德棻之書相混然按其文義猶可辨其梗槩卷二十五卷二十六卷三十一卷三十二卷三十三俱傳後無論其傳文多同北史惟更易北史之稱周文者爲太祖耳至韋孝寬傳連書周文周孝閔帝則更易尚有未盡者王慶傳連書大象元年

開皇元年不言其自屈入隋皆北史之原文也又於北史偶有刪節如韋寧寬傳末刪北史兄復二字則韋復傳中所云與孝寬並馬者事無根源虛辨傳刪去其會事節閔則傳中所云及帝入關者語不可曉是皆不免於疎漏至於遺文脫簡前後疊出後人亦不能悉爲之補綴也初劉知幾嘗譏周史枉飾虛辭都捐實事晁公武遂謂其務清言而非實錄以今考之非篤論也夫文質因時紀載從實良以周代尚文仿古製言文章爾雅載筆者勢不能易彼妍辭改從俚語至於敵國詆謗里巷諺謠削而不書史之正體豈得用是爲譏議哉德棻

旁徵簡牘意在摭實故元偉傳後于元氏戚屬之事蹟
湮沒者猶考其名位連綴附書深有合於史家闕疑傳
信之義庾信傳論仿宋書謝靈運傳之體推論六義源
流於信獨致微辭蓋見當世競宗徐庾有意於矯時之
弊者亦可見其不專尚虛辭矣書雖殘闕而義例之善
有非北史所能掩者豈徒取其文體之工哉

隋書提要

隋書八十五卷唐魏徵等撰貞觀三年詔徵等修隋史十年成紀傳五十五卷十五年又詔修梁陳齊周隋五代史志顯慶元年長孫無忌上進史通載當時修史諸臣撰紀傳者顏師古孔穎達撰志者于志寧李淳風韋安仁李延壽及令狐德棻也宋刻本有宋人舊跋載同修紀傳者尚有許敬宗同修志者尚有敬播至每卷分題舊本十志內惟經籍志題侍中鄭國公魏徵撰五行志序或云褚遂良作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敬宗撰者今從衆本所載紀傳題以徵志以無忌蓋此書在宋

初每卷題撰人姓名已不能盡一其分題徵及無忌者
天聖中校定本也此書十志最爲宋人所推重然成非
一手要當分別觀之禮儀志音樂志始於齊梁以續前
志至律歷志首載備數和聲審度嘉量權衡五篇天文
志所載地中晷景漏刻經星中宮二十八舍十輝諸篇
皆上溯魏晉與晉書之志複見殊非史家前後相承之
體夫晉書律歷天文之志與此書同撰自李淳風豈淳
風用以表明其所學兩見於史而不能割愛歟考諸志
引晉史多據臧榮緒書而不言新修之史殆詔修十志
時晉書尚未告成而淳風明律歷天文之學自成一書

不限時代總裁晉隋二史者分取互載而不爲刪要也
五行志體例與律厯天文志異疑不出於淳風舊本作
褚遂良撰者不爲無據至以隋煬帝之告誡虞世南爲
言不從之咎則深有見於人事合天之義意存龜鑑非
漢儒妄談災異者所及亦可見純臣之用心矣地理志
詳載山川以定疆域百官志辨明品秩以別差等能補
蕭子顯魏收所未備食貨刑法約舉終始尚有與紀傳
參差者至經籍志編次無法述經學源流每多舛誤如
二十八篇爲伏生口傳而不知伏生自有書敎齊魯間
以詩序爲衛宏所潤益而不知傳自毛亨以小戴禮記
有月令明堂位樂記三篇爲馬融所增在十志中爲最下
益而不知劉向別錄禮記已載此三篇

蓋唐人重詞章而輕經術其端已見於此固不能紹劉
向班固之絕業耳紀傳不出於一手間有異同如文帝
紀作善相者趙昭而董衡傳作來和紀以賀若弼爲楚
州總管而弼傳作吳州又卷五十八李文博傳首云博
陵李文博先載里居次敘姓氏本屬附傳之體猶誠節
傳之稱河東陳孝意京兆張季珣北海松贊也而今本
與魏澹許善心等並列專傳殆後來編目之誤耶唐臣
紀隋事見聞親切故敘次詳贍於越王侗之遜位堯君
素之授命能以婉辭存直道尤見秉筆之公固當稱爲
六代之佳史矣

南史提要

南史八十卷唐李延壽撰延壽承其父大師之志爲北史南史而南史先成就正於令狐德棻其乖失者嘗爲改正宋人稱延壽之書刪繁補闕爲近世佳史近人復有摘其李安民諸傳一事兩見爲紀載之疎者以今考之本紀刪其連綴諸臣事蹟列傳則多刪詞賦意存簡要殊勝本書然宋齊梁陳四朝九錫之文符命之說告天之詞皆沿襲虛詞無關實證而備書簡牘仍仍相因是芟削未盡也夫合累朝之史爲通史自成一書起例發凡宜歸畫一今延壽於循吏儒林隱逸傳旣遞載四

朝人物而文學傳則因宋史無文學傳遂始於齊之邱
靈鞠將謂宋無文學乎抑必仍宋史門類之舊而不敢
增益乎孝義傳搜綴湮落以備闕文而蕭矯妻羊衛敬
瑜妻王先後互載男女無別將謂史不當有列女傳乎
抑因四史無列女傳而仍其舊乎且南史體製之乖裂
不必繩以遷固之義法也卽據北史以參證而知其疏
舛矣北史謂周書無文苑傳遂取列傳中之庾信王褒
入於文苑然則宋之謝靈運顏延之何承天裴松之諸
人何難移宋史之篇第爲江左之文章溯其原始哉北
史謂魏隋有列女傳齊周並無此篇今又得趙氏陳氏

附備列女篇然則南史孝義傳所載宛陵女子等十四人寧不當別編爲列女傳又此外寧更無可采補者耶蓋延壽當日專致力於北史而於南史不過因舊史之文連屬排纂其減字節句多失本意官爵郡邑轉易迷誤間有所增則又不量其事之虛實緣飾成文如宋路太后傳較宋史爲詳然沈約修宋史其詆毀前朝可謂至矣而不載路太后飲酒置毒之事當亦揆以前後恩慈不應存此異說也延壽采雜史爲實錄又豈可盡信哉然自宋略齊春秋梁典之書盡亡其備宋齊梁陳四史之參校者獨賴此書之存斯其所不可廢也

北史提要

北史一百卷唐李延壽撰延壽表進其書稱本紀十二卷列傳八十八卷爲北史與今本卷數符合文獻通考作八十卷者誤也延壽既與修隋書十志又承父志爲南北史而世居北土家世見聞較近參覈同異於北史用功最深故敘事詳密文章有首尾如載元韶之奸利彭樂之勇敢與夫郭瑋脊龍超諸人之節義皆能裨益正史出鄜道元於酷吏附陸法和於藝術離合編次具見史裁視南史之多仍舊本者爲不作矣然恨尚有遺議者以姓爲類分卷無法南史以王謝分支北史以崔

盧爲繫故家子姓牽連得書其意似仿史記之有世家然史之有世家也世守封土事盡一朝故先後相承詞無枝葉若六朝大族興替隨人而朝市變遷事非一姓封爵旣異情事迴殊不得以史記世家爲比且延壽之叙次列傳也先以魏宗室諸三次及魏臣又次以齊宗室及齊臣下逮周隋莫不皆然豈不以一代之始末必卷次相接而後可考哉至故家大族則自秦其體義例之不安較南史爲尤甚如楊素父子有關隋室興亡今以其系出宏農也而附見魏臣楊敷傳後魏收及魏長賢諸人本非父子兄弟出處後先迥背異向今以其同

爲魏姓也而合爲一卷長孫儉附見長孫嵩傳薛道衡
附見薛辨傳但紀雲仍不顧時代蓋見唐人方重譜學
故溯前沿後薈萃卷中取便檢閱觀延壽敘例凡累代
相承者皆謂之家傳豈知家傳之體不當施於正史哉
又南北史雖分紀南北實爲一書故延壽於裴蘊傳云
祖之平父忌南史有傳王頒傳云父僧辯南史有傳卽
互相貫通之旨也檢覈前後復多自亂其例南史既有
晉熙王昶傳矣北史復有劉昶傳南史既有鄱陽王寶
寅傳矣北史復有蕭寶夤傳南史既有豫章王綜樂良
王大圜傳矣北史復有蕭贊蕭大圜傳南史既有蠕蠕

傳矣北史復有端端傳以及朱修之薛安都諸人俱南
北史有傳夫史臣紀事於事須互見者當云詳見某傳
今兩傳複出事蹟參差毀譽任情知愚頓易前後語絕
不相蒙殆專意北史無暇追刪南史以致有此誤乎延
壽書成時高宗嘗爲之序宋人尤爲推重晁公武謂學
者止觀此書沈約魏收等所撰皆不行亦不負其十六
年鳩集之苦心矣今本間有脫誤如麥鐵杖傳有關文
荀濟傳脫去數行則所云及是見執者語不可曉然自
宋以後魏書北齊書周書俱闕佚不完而此書獨卷帙
整齊徵北朝之故實能不取資於此哉

舊唐書提要

舊唐書二百卷晉劉昫等撰自宋嘉祐中修新唐書而舊書遂爲所掩然司馬光修通鑑敘事專以舊書爲據王若虛唐書辨復刺取新書字句與舊書對覈以舊書爲長近人日知錄復推廣若虛之辨歷舉新唐書減字之失當者推重舊書爲實錄然舊書不成於一手如卷一百三十二既有楊朝晟傳卷一百四十四復爲立傳蕭穎士既附見於卷一百二復見於卷一百九十文苑傳宇文韶諫獵表既見於卷六十二復見於卷六十四蔣乂諫張茂宗尚主疏既見於卷一百四十一復見於

卷一百四十九興服志則條議多同列傳之文經籍志則撰著不及開成以後舛互闕漏之病好其書者不能爲之諱也唐人重史事溫大雅令狐德棻姚思廉吳兢徐堅並善於其職劉知幾復爲申明義例至韋述等排纂成書當時稱其事簡記詳爲譙周陳壽之流其討論之功固已勤矣舊書善於相因唐中葉以前本於舊史者居多本紀則惟書大事於年月如史通所譏雜載臣下兼言它事巨細畢書洪纖備錄者無有也列傳敘次簡質曲盡事勢如史通所譏輕事塵點曲加粉飾虛引古事妄足庸言者無有也尋其條例庶幾能承六朝以

來之史法而講去其流弊者諸論亦多仍當日之舊如
順宗紀論題史臣韓愈憲宗紀論題史臣蔣係其明證
也長慶以後史失其官敘次無法而昀等襲其舊文莫
能刊正帝紀則詩話書序婚狀獄詞委悉具書語多支
蔓如文宗紀云上每誦杜甫曲江行云江頭宮殿鎖千
行宮臺殿百司屏署又云云戶部侍郎判度支王彥威進
所囑供軍圖略其序云云武宗紀云右庶子呂讓進狀
亡兄溫女太和七年嫁左衛兵曹蕭敏生二男開成三
年敏心疾乖忤因而離婚今敏日愈却乞與臣姪女配
合又云御史臺奏據三司推勘吳湘獄謹具逐人罪狀
如後揚州都虞候盧行立劉羣于會昌二年五月十四
日於阿顏家列傳則多敘官資曾無事實或但載寵遇
與酒云云如夏侯攷傳祇載歷官所至及責讓詔詞不
不具首尾及一事未補傳祇載其相昭宗而不及其始

末較韋述等所修舊史截然高下不可並論矣然卽其繁猥之辭尋其脈絡猶見當時情勢通鑑紀咸通後事亦專取舊書豈不以其見聞較近哉宋人又譏其分卷舛謬比類失倫蓋當日史官李崧賈緯等以意編排誠不能無遺議者然如顏師古孔穎達等合爲一卷以著唐初修明經史之功韓愈傳後連及於張籍孟郊唐衢李翱以著元和古文復興之盛其餘比次先後多具深意要亦未可厚非也惜其書流傳者寡明嘉靖中餘姚聞人詮購得紀志於吳中王氏得列傳於吳中張氏始重事開雕今監本所據卽聞人詮本也詮本多訛字無

別本可校如元宗紀立老子莊子列子文子爲四子學
今訛作文中子屈突通傳云有愧相王以高祖位宰相
封唐王也而不知者改爲代王前後脫誤難以枚舉參
核考定尚有待耳

新唐書提要

新唐書二百二十五卷宋歐陽修宋祁撰曾公亮表進其書謂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語似誇詡陳振孫又謂事增文省正新書之失以今考之皆不明史法者也夫後人重修前史使不省其文則累幅難盡使不增其事又何取乎重修故事增文省自班固至李延壽莫不皆然班固撰蕭何傳較史記增載勸入漢中事撰李廣傳較史記增載武帝詔至其芟損史記字句不可勝舉不得以此爲誇詡亦不得轉以此爲詆譏新書之失在增所不當增省所不當省爾夫唐大誥唐六典爲一代典章所係今紀傳旣盡去制誥之辭而諸志又

不能囊括六典之制度徒刺取卮言小說以爲新奇於

史例奚當乎芟除字句或至失其本事

山堂考索云舊史段秀實與大

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嶺岳同謙朱泚新史

乃削去判官岐嶺岳五字夫姚令言乃涇原節度使與

朱泚同反舊史乃謂令言之判官岐嶺岳新史削去五

字誤矣案新書之誤實不止此近時日知錄復舉此條

爲新書之病而不知宋人已言之後不獨文義之蹇躓

人駁正新書陳陳相因胥此類也

也然自吳縝爲新書糾繆學者師其餘論吹毛索疵莫

不以新書爲詭厲甚至引幽怪之書無稽之說證新書

爲失實如引吳縝志諧書以元宗爲李輔國擊首而取其腦肅宗遇武乙之厄穆宗有商臣之惡郭后

與聞陳宏志之誤不克令終皆不經之是豈足以服修

邪論而好奇者轉以新書不載爲失考

祁之心哉平情論之新書刪定舊史廢傳六十一篇如

薛伍李祐等之事宜附見韋元甫李若祁等之行事不
著元奘神秀之事多屬荒渺此刪併之善也新添傳三
百一十篇后妃傳增載郭賢妃王賢妃創業功臣傳增
載史大奈韓門弟子增載皇甫湜賈島忠義傳增載雷
萬春南霽雲循吏傳增載韋丹何易于儒學傳增載張
齊賢啖助文藝傳增載呂向張旭方技傳增載邢和璞
羅思遠列女傳增載高愍女楊烈婦此搜羅遺佚而有
裨於舊史者也且舊史於咸通以後紀傳疎略新書則
於韓偓之納忠高仁厚之平賊與夫雷滿趙匡凝楊行
密李罕之之僭割具書於傳一代興廢之蹟備焉豈得

謂其無補於舊史歟卽其刪存舊史諸傳如姚崇則略
載其初見十事韓愈則補載其出使王庭湊皆合史裁
非漫然損益也宰相世系表雖多附會華胄難盡徵信
要足備唐人之譜學甄文志略存撰人出處較舊史經
緯志爲稍優綜其大略刪煩補闕亦所謂後起者易爲
功耳使修邢修史時能溯累代史官相傳之法討論其
是非決擇其輕重載事務實而不輕褒貶立言扶質而
不尚撓撻何至爲後世譏議謂史法之敗壞自新書始
哉今新舊唐書並列學官集長去短各有取裁學者亦
無庸過分軒輊矣

五代史記提要

五代史記七十五卷宋歐陽修撰修以文章名爲此書自謂得春秋遺意當時推重其書比諸劉向班固然朱子已譏其張居翰爲失實陳師道譏其李思恭思敬爲失考又如王彥章則過事推崇元行欽烏震則過爲詆毀褒貶之不平復爲李心傳諸人所譏議至年月之參差紀傳之複舛吳縝纂誤已詳言之矣以今考之則前人所指摘尚有未盡者夫史家以網羅放失爲事故曰其軼時時見於他說又曰整齊舊聞李延壽南北史於舊史外時有增益斯其爲可貴也修則不然取舊史任

意芟除不顧其發言次第而於舊史之外所取資者王
禹偁之闕文陶岳之史補路振之九國志三書而已所
恨於修者取材之不富也修與尹洙同學古文法春秋
之嚴謹洙撰五代春秋雖行文過隘而大事不遺修所
撰帝紀較五代春秋已爲詳悉矣然於外蕃之朝貢必
書而於十國之事俱不書於帝紀豈十國之或奉朝貢
或通使命者而反不得同域外之觀乎所恨於修者書
法之不審也法度之損益累代相承五代雖干戈相繼
而制度典章上沿唐而下開宋者要不可沒修極譏五
代文章之陋祇述司天職方二考而於禮樂職官食貨

之沿革削而不書考古者茫然於五代之成迹卽職方
考於十國之建置亦多疎漏所恨於修者掌故之不備
也舊史但據實錄排纂事蹟無波瀾意度之可觀而修
則筆墨排騁推論興亡之迹故讀之感慨有餘情此其
所由掩舊史而出其上歟徐無黨注發明義例疑親得
於修所口授者然但有解詁而不詳故實與音義是亦
史注之別體也

宋史提要

宋史四百九十六卷元托克托等撰總目題本紀四十七志一百六十二表三十二列傳二百五十五然卷四百七十八至卷四百八十三皆世家也而連綴於列傳之中則標目未明矣向來論宋史者俱譏其繁蕪而抄所舉正柯維騏僅引容齋五筆辨正向敏中李宗諤數事未能旁及其後沈世泊撰宋史就正編綜覈前後多所匡糾約舉數端如高宗紀紹興十二年八月戊戌洪皓至自燕而洪皓傳作七月見於內殿朱倬傳宣和五年登進士第據徽宗紀則宣和六年策進士是爲甲辰

科並非五年此紀傳之互異也宋準傳云李昉知貢舉
擢準甲科會貢士徐士廉擊登聞鼓訴昉取捨非當太
宗怒召準覆試後遂行殿試據選舉志開寶六年御殿
給紙筆別賜殿試遂爲常制是太祖時事誤作太宗蘇
舜欽傳云康定中河東地震舜欽詣熙通疏據五行志
地震在寶元元年康定止一年無地震事此志傳之互
異也杜太后傳云母范氏生五子三女太后居長而杜
審琦傳則云審琦昭憲皇太后之兄太后昆仲五人
琦居長又太后傳云生太祖太宗秦王廷美據廷美
則其母爲陳國夫人耿氏張浚傳云浚擢殿中侍

駕幸東南後軍統制韓世忠所部遁逐諫臣墜水死浚
奏奪世忠觀察使據韓世忠傳世忠乃左軍統制而非
後軍統制案本紀後軍統制爲張煥紀又云後軍將孫琦等作亂逼左正言盧臣中墜水死不言世忠
又滕康傳韓世忠以不能戢所部坐贖金康復論世
忠無赫赫功詔降世忠一官是奏奪世忠觀察使者乃
滕康而非張浚此傳文前後之互異也譏宋史者謂諸
傳載祖父之名而無事實似誌銘之體詳官階之遷除
而無所刪節似申狀之文然好之者或以爲世系官資
轉可藉以有考及證以他書則宋史諸傳多不足憑如
晁補之傳云太子少傅迥五世孫宗慤之曾孫也父端

友據黃庭堅爲補之父端友撰誌銘云晁氏世載遠矣
有諱迴者以太子少保致仕謚文元君之曾王父諱迪
贈刑部侍郎王父諱宗簡贈吏部尚書父諱仲偃庫部
員外郎刑部視文元母弟也是補之實非迴五世孫又
晁迴傳云迴子宗慤據曾鞏南豐集宗慤父名邁是補
之實非宗慤曾孫謝絳傳云祖懿文父濤據范仲淹撰
謝濤誌銘懿文生崇禮崇禮生濤濤生絳是謝絳實爲
懿文曾孫然則宋史所述世系豈足盡信哉洪邁傳云
乾道二年知吉州六年知贛州辛卯歲飢十一年知婺
州十三年拜翰林學士淳熙改元進煥章閣學士據本

紀淳熙十四年有翰林學士洪邁言則淳熙改元當作
紹熙改元乾道無十三年傳云辛卯歲飢爲乾道七年
則十一年上宜加淳熙二字又邁以淳熙十年知太平
州有惠政今瑞麻讚姑執帖尚在太平而傳文闕載然
則宋史所敘官資又豈可盡信哉至於宋師伐遼高鳳
以易州來歸見北盟會編而宋史誤作郭藥師紹興中
趙鼎以奉國軍節度使出知紹興府見宰輔編年錄而
宋史誤作忠武軍汴京之破失載王履之奉使盡節南
宋之末失載王堅之守城不降是其於忠義之士立功
之臣尚多闕落尤爲疎漏之大者矣世泊所匡糾者皆

切中宋史之弊然其前後之複沓牴牾不一而足世泊亦不能悉舉也當時修宋史大率以宋人所修國史爲稿本匆遽成編無暇參考宋人好述東都之事故史文較詳建炎以後稍略理度兩朝宋人罕所紀載史傳亦不具首尾遂至文苑傳止詳北宋而南宋僅載周邦彥等寥寥數人循吏傳則南宋無一人豈竟無可考哉抑亦姑仍東都書之舊而不爲續纂也然如南唐劉仁贍之死節歐陽修五代史記司馬光通鑑俱爲證明而宋史仍作以城降李滌終於遼未嘗入宋見遼史本傳而宋史仍附傳於李濤傳後此其於通行學官之書同修

之史尚不及引證其參差之蹟闕遺之事又豈可枚舉
乎惟諸論尚無甚偏駁創立周三臣傳亦可爲後來修
史之法姑取以備一代之史而已

遼史提要

遼史一百十六卷元托克托等撰至正三年四月詔儒臣分撰遼史四年三月書成爲本紀三十卷志三十一卷列傳四十六卷國語解一卷考袁桷修三史議蘇天爵三史質疑知遼代載籍可備修史之資者本少此書所據者耶律儼陳大任之書也當日史臣見聞旣隘又迫限時日無暇旁搜而局於三史並行之議敷衍成文取盈卷帙觀諸志敘例惟取其門類相配而不顧其事蹟之有無其張皇補苴之心亦良苦矣今總核其書前後每年遊幸旣具書於本紀矣復爲遊幸表一卷部族

之分台既詳述於營衛志矣復爲部族表一卷屬國之貢使亦具見於本紀矣復爲屬國表一卷義宗之奔唐章肅之爭國既屢見於紀志表矣復累書於列傳文學僅六人而分爲兩卷伶官宦官本無可紀載也而強緣三人爲一卷此其重複瑣碎之病在史臣非不自知之特以事蹟寂寥惟恐卷數之隘難以配宋金二史不得已而爲此重見疊出瓜分縷割也然遼之遺事非竟無可考也東都事略載遼太宗建國號大遼聖宗卽位改大遼爲大契丹國道宗咸雍二年復改國號大遼而此書不載是其於國號之更改尚未詳也文獻通考稱遼

道宗改元壽昌洪遵泉志引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云天祚卽位壽昌七年改爲乾統而此書作壽隆殊不思聖宗諱隆緒道宗爲聖宗之孫必不至紀元而直犯祖諱者又老學菴筆記載聖宗改號重熙後避天祚嫌名追稱重熙曰重和而此書不載是其於改元之典章多舛漏也南面官有散官有憲官有試秩有勳有爵有賜有食邑而百官志不載商稅麴務分設官以泄之而食貨志不載是其於官爵征權之制有遺闕也韓德讓之專政劉四端之樂隊紀傳俱不詳其文是其於政務多所掩沒也使

當日能博採遺聞則朝章國故必有可補實錄所未備
者何至重複瑣碎以取盈卷帙哉觀王郁趙延壽蕭翰
諸傳於事見通鑑及葉隆禮契丹國志者尚不暇取證
勿遽成書固難責其博採舊聞矣然此書以實錄爲憑
無所粉飾如宋史太平興國七年戰於豐州據此書則
宋使請和宋史忠義傳有康保裔據此書則保裔被擒
而降後爲昭順軍節度使審其事勢遼史較可徵信此
三史所由並行而不可偏廢歟

金史提要

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托克托等撰金人重典章修法制寶錄以時纂輯中原文學彬彬稱盛撰著之書多有裨於史事托克托等進書表云張柔歸金史於其前王鶚輯金事於其後是以纂修之命見諸敷遺之謀延祐申舉而未遑天厯推行而弗竟則元人之修此書施功已久矣文藝傳云好問晚年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制幾及漢唐國亡史作已所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於張願爲撰述旣因有阻而止乃構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君臣遺言德行采

撫所聞有所得輒以片紙細字爲記錄至百餘萬言纂
修金史多本其所著是此書本於好問之王辰雜編參
以劉祁歸潛志其所據之書較備矣紀十九卷志三十
九卷表四卷列傳七十三卷首尾完密條例整齊約而
不疎瞻而不蕪在三史中爲最善如載世紀於卷首而
列景宣帝睿宗顯宗於世紀補能斟酌魏收魏書之體
例而得其宜厯志則采趙知微之大明厯而兼考渾象
之存亡禮志則掇韓企先等之集禮而兼及雜儀之品
節河渠志之詳於二十五堵百官志之首敘建國諸官
徵文考獻於是乎在論食貨則因物力之微而嘆其初

法之不愼敘選舉則因令史之正班而推言仕進之末
弊述交聘表則數宋人三失而惜其不能守險不能自
強皆切中事機意存殷鑒非苟爲立論者前後書法亦
無偏護曲黨承麟受命於倉猝而猶稱爲末帝皆宋遼
二史所未逮也惜其列傳尚多疎舛楊朴佐太祖開基
見於遼史而此書不爲立傳晉王宗翰之上書乞免見
北盟會編潘王宗弼之遺令處分見建炎以來繫年要
錄皆有關國政而不書於傳海陵之失德旣見於本紀
矣而諸嬖之猥褻復詳述於后妃傳王倫以奉使被留
未嘗受職而傳列於鄺瓊李成之後張邦昌傳旣云宋

史有傳事具宗翰等傳矣而復復引本紀之文傳列於
劉豫之前昌本之南走施宜生之泄謀宇文虛中之謗
訕傳聞異辭未能核定蓋其時南北隔絕史臣各紀所
聞難於畫一此書載創業之績祇據實錄亦未暇旁考
諸書也然宋史載兩國兵事尤多浮辭如采石之戰其
時海陵士卒聞大定改元上下離心以小舟試江而敗
遇變還師不係乎江上之脅戰也而宋人張大其辭遂
以爲社稷安危視此一舉寧足信哉此書於泰和以後
諸臣傳尤能悉其情事此爲好問等得諸親見者也傳
贊亦多平允張中孚之事仇雠立之反復明著其辭爲

炯戒豈非明向背之義識興廢之原者歟卷三十三卷七十六中有闕文蓋明代監本之脫誤云

元史提要

元史二百十卷明宋濂等撰洪武二年得元十三朝實錄命修元史以濂及王禕爲總裁二月開局天寧寺八月書成而順帝一朝史猶未備乃命儒士歐陽佑等往北平採其遺事明年二月詔重開史局閱六月書成爲紀四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列傳九十七卷明人多不滿其書解縉作正誤許浩作弼違皆有所抉摘日知錄復舉趙子昂諸傳備書上世贈官仍誌銘之文不知芟削河渠志言耿參政祭祀志言田司徒引案牘之語失於翦裁曝書亭集又謂其急於成書故前後複出

因舉其一人兩傳者條其篇目爲倉猝失檢之病然元史之失不僅在急於成書也當時重開史局徐一夔與王禕書云近代論史者莫過於日曆日曆者史之根柢也至起居注之設亦專以甲子起例蓋紀事之法無踰此也元則不然不實日曆不實起居注獨中書實時政科遣一文學掾掌之以事付史館及易一朝則國史院據所付修實錄而已其於史事固甚疎略幸而天曆間虞集倣六典法纂經世大典一代典章文物粗備是以前局之史既有十三朝實錄又有經世大典可以參稽厯而成書若順帝二十六年之事旣無實錄可據又無

參稽之書惟憑採訪以足成之竊恐事未必覈言未必
馴首尾未必貫穿也據此則修元史者取材之書已極
其疎略而又迫於時日苟且塞責其文章之叢脞事蹟
之決裂又奚足怪乎且唐宋官修之史必先定其體例
而後分曹授簡薈萃成書觀於元史則似隨輯隨編會
無定例如三公宰相分爲兩表禮樂合爲一志又分祭
祀輿服爲兩志列傳則先及釋老次以方技皆不合前
史之體帝紀則定宗以後憲宗以前闕載者三年泰定
天厯之間多徇曲筆宗室諸王表子姓脫落又於蒙古
七十二族色目三十一種未能考其源流姚燧傳述其

論文語不可曉證以元文類則引其送暢純甫序而互易其問答之辭也夫條例之不明褒貶之不實與夫引用原文失其義指當日修史諸臣亦難辭其咎矣就其書而節取之歷志載許衡郭守敬之歷經李謙之歷議而并及庚午元歷之未嘗頒用者以證其異同地理附載潘昂霄河源考而取朱思本所繹梵字圖書分註於下河渠志則北水兼及於盧溝河御河南水兼及於鹽官海塘龍山河道並詳其繕濬之宜庶可爲考古者之疏證歟

明史提要

明史三百三十二卷大學士張廷玉等撰紀二十四卷
志七十五卷表十三卷列傳二百二十卷先是明人撰
集故事者或僅誌一朝或祇舉一事聞見未周事蹟未
備鄭曉吾學編鄧元錫明書薛應旂憲章錄何喬遠名
山藏始有志於正史彙累朝之詔誥與夫名臣言之
見於州郡志乘諸家文集香萃成書然曉等未嘗得見
實錄凡夫碑銘誌狀之虛辭說部流傳之訛舛及年月
先後爵位遷除之乖互皆懵然莫辨毀譽失真編排無
法識者病之至王世貞史料始據實錄以考正諸家之

失於類記之白相矛盾者小說之鑿空無據者私家著述之傳會緣飾者連敘於篇以資考訂然於衆論之參差莫能折衷至神宗以後好事者喜談掌故而實無根柢益多誕而不可信矣廷玉等據王鴻緒之史稿重事排纂綜覈異同語必徵實平情論事不參以意見之私發凡起例亦能酌前史而得其宜歷志申明郭守敬之法而兼及徐光啟所修歷書蓋光啟之書雖未行而會通中西之歷所以垂法也藝文志祇載明人之著作而不考古書存亡之源委以明代祕書盡亡無從取徵也列七卿於表以明初分政權於六卿而以都察院稽其

實一代之綱紀係焉次於宰輔表後重其任也自永樂
始任中官至正統成化正德天啟而閹宦之禍烈矣然
非羣小附之勢尚未熾正德以後結近侍者實繁有徒
創立閹黨傳所以窮其醜類也土司向背靡常與師命
帥旋撲旋滋與明代相終始創立土司傳見綬輯之無
遠略也其餘承前代之法而次第纂敘者皆詳贍有法
洵爲一代之信史而非明臣私撰者所能幾及也惟
聖朝光宅區夏加禮前代存其典章表彰勝國忠臣一
視同仁

恩施浩蕩爲曠古所未有儒臣得親承

睿謨勒成信史昭示方來豈非幸哉

洪範口義提要

洪範口義二卷宋胡瑗翼之撰文獻通考作洪範解朱彝尊經義考列未見一門永樂大典中尚存完本晁公武謂係門人所錄無緒次首尾今按其書先後貫澈條理整齊當爲瑗自撰之書宋史稱瑗善於訓迪設經義治事二齋分授弟子此書蓋經義齋講習所傳也自唐及宋初皆墨守注疏人無異議洎劉敞歐陽修諸儒經說始各標己見不受前人之範圍瑗於諸儒中最爲醇謹然如釋天錫洪範爲錫自帝堯不取神龜負文之瑞五行次第定爲箕子所陳而不辨洛書本文之多寡五

福六極之應通於四海不當指一身而言皆駁正註疏
自抒心得又詳舉周官之法推演入政以經語更精確
要其大旨歸於建中出治定皇極爲九疇之本不欲以
陰陽災異諸說流爲祿祥南宋諸儒之學實導源於此
然瑗本以躬行爲人師持論偶有異同皆從容審定無
後來翻新立異之弊瑗之德行可傳其書益可寶貴宋
藝文志本一卷今校定字句釐爲二卷

洪範統一提要

洪範統一一卷宋趙善湘撰善湘字清臣濮安懿王五世孫仕至資政殿大學士封天水郡公贈少師宋史有傳此書成於開禧時宋史謂之洪範統論經義考又作統紀今按善湘自序定爲統一善湘謂漢儒鴻範五行傳祇以五事庶徵爲五行之驗而五紀八政諸疇散而不傳其統徵引事應語多傳會因采歐陽修唐志蘇洵洪範圖論遺意定皇極爲九疇之統每疇之中如五行則水火木金皆統於土五視則貌言視聽皆統於思得其疇而九疇可以一貫矣先是朱子與陸氏九淵論皇

極之義往復辨難各持一說此書以大中釋皇極本諸
註疏與陸氏合復謂九疇皆運於君心發爲至治又合
於朱子建極之旨蓋能通懷彼我兼兩家之長者也經
義考列未見一門今從永樂大典中按經文前後編次
如左

敷文鄭氏書說提要

敷文鄭氏書說宋鄭朴撰宋史藝文志及焦竑經籍志俱作一卷朱彝尊經義考不著於目蓋其書自明初已爲難得之本故久而失傳彝尊實未見也今永樂大典中散見諸韻者尚得二十七條前有胡巖起序稱其不章解句釋而抽關啟籥能發其精微之蘊今永樂大典所載每條皆有標題蓋卽原書之體例也朴長於持論如釋作服汝服則發明服以象德之義釋俶擾天紀則推言天人相應之幾大禹謨言謙受益滿招損仲虺之誥言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皆能反覆推詳以自伸其說

至謂伊尹事太甲必俟冕服奉歸而始釋其弗狎弗順之慚虞書言三就三居當以輕重遠近爲差等而極論孔傳分計道里之非尤爲卓然有見其論太誓十有三年當從書序作十一年以洪範史記爲證又能參稽博考而得其實也惟五子之歌上推傳子傳賢之更變立論未免迂遠其釋周書者僅得五條疑永樂大典原本或有缺佚今就其尚存者依經文前後編次如左

兩朝綱目備要提要

兩朝綱目備要十六卷不著撰人名氏所紀自宋光宗
紹熙迄寧宗嘉定十七年事蹟王圻續文獻通考焦竑
經籍志俱不著於錄元吳師道禮部集有答陳衆仲問
吹劒錄云續宋編年於吳曦誅數月後載李好義遇毒
死又有題牟成父所作鄧平仲小傳及濟邸事略後云
吳曦之誅實楊巨源結李好義之功爲安丙輩媚忌掩
沒近有續陳均宋編年者頗載巨源事雖能書安丙殺
其參議官楊巨源而復以擅殺孫忠銳之罪歸之大抵
當時歸功於丙故其事不白云今以師道所引與此書

對勘語頗相合疑此書在元時嘗稱爲續宋編年然師道亦未嘗明言撰自何人也陳均編年備要本通鑑長編而刪節之此書本兩朝實錄參以李心傳議論其諸習掌故當有所授受第體例亦不盡符中如稱趙鼎爲趙丞相安丙爲安觀文錢象祖爲錢參政李壁爲李參政史彌遠爲史丞相多仍當時案牘之文未盡刊正紀金元啟蒙之事追敘金源創業譜牒秩官具載頗未似單行之書非增續舊史之體至元人得國緣始多得自敵國傳聞固不免有失其實者嘉定十四年六月乙亥大書云與莒補秉義郎其目云卽理宗皇帝又載朱子

贈官兼及寶慶三年紹定三年淳祐元年追封諸典是
此書作於理宗以後當是咸淳間人所撰其時國勢阽
危典籍散佚遂致作者姓名失傳而其書猶得傳於後
亦云幸矣宋史詞支蔓而事疎漏於南渡以後尤甚此
書敘次簡明議論亦多平允如蜀中之減重額湖北之
行會子范祖禹之補諡何致之罷制科胥足補正史所
未備其紀年互異者宋史韓侂胄傳載薛叔似宣諭京
湖程松吳曦同赴四川鄧友龍宣諭兩淮徐邦憲罷知
處州俱作開禧四年然開禧實無四年此書載於二年
丙寅當得其實其姓氏之互異者如宋史趙彥逾傳有

中郎將范任此書作范仲王趙汝愚傳有宣贊舍人傅
昌朝此書作昌期步帥闕仲夜此書作王仲先本紀副
都統羈朝宗得寶璽此書作興宗俱有資於參考惟於
史彌遠廢立濟王事略而不書疑爲當日史官拘於忌
諱此書仍其舊文未及詳覈至彌遠之營家廟求起復
固未嘗不大書於簡矣永樂大典所載失原書卷次今
按年分編釐爲十六卷

通鑑前編提要

通鑑前編十八卷舉要三卷元金履祥撰柳貫作履祥行狀云司馬文正作資治通鑑繫年著代祕書丞劉恕作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不足傳信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書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爲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資治通鑑勒爲一書旣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旣已論次

而春秋以前無編年之書是編固不可莫之著也蓋履祥撰述之意如此履祥師事王柏柏勇於疑經履祥亦好持新說如釋桑土既蠶引後世所謂桑間爲證釋封十有二山潞川謂營州當云其山礪石其川遼水以篤公劉七月二篇爲幽公當時之詩非周公所追述七月爲幽詩篤公劉卽爲幽雅皆不免於臆斷又用尚書記異於周昭王二十二年書釋氏生則其徵引羣籍去取有未盡當者至繫年表事之時有牴牾更無論矣然此書援據旣博論古亦有特識如解國語十五王而文始平之謂自公劉數至文王以世本爲據而辨史記周本

紀稱后稷子爲不窋曾孫爲公劉者殊誤春秋書尹氏卒卽與隱公同歸於魯之鄭大夫尹氏而不主公穀之說其餘審定羣說多與經訓相發明其用意之深固非漫爲排比也履祥自撰後序謂旣編年表例須表題故別爲舉要三卷而所引經傳子史之文皆作大書惟訓釋及案語用雙行小字附綴於後蓋避朱子綱目之體而稍變通鑑之式也後來浙江重刻本列舉要爲綱以經傳子史之文爲目而訓釋仍錯出其間非復本書之舊矣或稱此書爲通鑑綱目前編則因明南軒之書而加之於履祥耳

通鑑綱目前編提要

通鑑綱目前編二十五卷明南軒撰軒字叔後渭南人
卷端有軒自序題吏部文選司郎中前翰林院庶吉士
明史附見南居益傳亦云吏部郎中嘗著綱目前編然
其書又有其門人楊光訓序稱軒爲渭上先生壯遊金
馬閱銓曹歷藩臬是其官不終於郎中陝西通志稱其
終山東參議爲得其實然陝志亦有舛誤題名碑錄載
軒爲嘉靖癸丑進士而陝志作甲辰進士又當以題名
碑爲實據矣此書合金履祥通鑑前編陳極通鑑前編
外紀刪削爲一書起自伏羲終於周威烈然不明提綱

分目之法迂腐可笑引爾雅云熊虎貔貅羆虎六者猛獸可以教戰引左傳曰龍角亢星也建戌之月見於東方故戒民以土工之事蓋明人專用心於八股目未曾見全經雜采類書以訛傳訛而不考爾雅左傳之本無其文又履祥受業於王柏故徵引師說稱子王子此書既盡變履祥原書之面目任意增減而引王柏之說仍稱爲子王子是皆不諳文義者所爲其謬外不可勝指也

盤洲集提要

盤洲集八十卷宋洪适撰許及之撰适行狀稱其有文集一百卷藏於家周必大撰神道碑又稱其論著爲四方傳誦有盤洲集八十卷則八十卷當屬定本故陳振孫書錄解題張萱重編內閣書目俱作八十卷然流傳者少王士禎居易錄謂朱彝尊所藏盤洲集僅有其詩則藏書家已罕覩全帙此本爲汲古閣毛氏影鈔宋本雖字句間有脫落而卷帙完好洵希覯之書也适以詞科起家工於儷偶其弟邁嘗舉其州張浚致仕制諸篇裁對整齊載於容齋三筆然考适自撰小傳自其少時

擬復得河南賀表卽云齊人歸郗譚之田宣王復文武
之上見者稱之是其組織之麗出於天然故掌內外制
每長於潤色藻思綺句層見叠出容齋三筆所舉者不
足以盡之也記序志傳之文亦能健舉無南宋冗蔓習
氣适性嗜金石文字精於考覈如歐唐瑾傳云據碑瑾
字子玉而北史本傳作附璘新唐書世系表又作子瑗
碑云瑾祖名文輪而北史作倫新唐書又作輪宇文轉
碑云文輪終東萊太守而北史作青州刺史新唐書又
作青州太守碑云賜姓宇文于謹南伐以爲行軍長史
謹多其才求與通籍然後更万紐干之姓而北史云賜

宇文及万紐于姓連屬並舉碑云諡獻而北史作方新
唐書又作文獻皆當以碑爲正其跋丹州刺史碑云唐
史裴寂傳後附張平高傳據碑則張崇字平高史缺其
名又不云以字行殊爲疎略其跋皇甫誕碑云誕以志
節捐軀北史列傳不能發其英烈所敘官秩又多闕略
碑云字元憲而傳作元慮皆失考也迺蒐求金石參稽
經史旣詳著其說於隸釋而於六朝唐初之碑亦考覈
不遺餘力其用意之精視歐陽修趙明誠有過之矣集
中載自撰小傳及其父皓行述亦可與正史互證宋史
迺本傳云皓謫英州往來嶺南省侍者九載檜死皓還

服闋起知荆門軍以所撰傳述考之皓安置英州居九年始復朝請耶徙袁州至南雄州卒後一日秦檜亦死非檜死而皓始還也宋史因周必大神道碑而增損其辭遂失其事實耳他如表狀疏狀諸篇多有關於宋史之考證者又不僅以其文詞之工也集後拾遺三篇末篇字多磨損今仍其舊云

性情集提要

性情集六卷元周翼撰翼字翼泉廬陵人元末隨湖廣平章鞏卜班征叛徭以功授永明簿明初不仕翼詩詞清拔不沿元人纖靡之習首列擬古樂府二卷能陶鑄古意而不襲其辭頗與劉文成相近有明一代之詩好摹擬漢魏而厭薄兩宋其風氣已仿乎此矣詩中多與蘇天爵虞集諸人互相唱酬其師友講貫之功有可考見者惟前後咏梅詩太多排比牽合不免於潦倒粗率之病要取其精至者而論之固亦元末之作家也集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按韻採輯猶可見其崖略云

臨安集提要

臨安集六卷明錢宰撰宰字子予一字伯均會稽人元進士明初徵修禮樂書授國子教授乞歸復召以較書翰林加博士致仕明史有傳宰學有本原在元末已稱老師宿儒韓宜可唐之淳皆其弟子入明以經術見重於太祖嘗命撰帝王廟樂章又定正蔡氏尚書傳沈潛經訓同時宋濂諸人並心折焉詩文其餘技也然其詩吐辭清拔寓意高遠與楊維禎同郡而不效其奇崛之體黃佐稱爲刻意古調心追漢魏朱彝尊明詩綜亦許其波瀾老成諸體悉合固明初一作手矣古文詞亦與

南江文鈔

卷十二

丰

詩相稱操縱有法度不蹈元末冗長之習可謂卓然能
樹立者惜遺集久失傳今從永樂大典中採掇編排參
以諸選本所錄尚得六卷幸本越人集以臨安名者蓋
爲吳越武肅王十四世孫從其舊系也

勉齋遺集提要

勉齋遺集三卷明鄭滿撰滿字守謙慈谿人宏治壬子舉人濮州知州集中有三官廟記謂五官所重在耳官目官心官未聞別有所謂三官也漢熹平間張魯造符書於蜀之鶴鳴山令有疾者自首書氏名及服罪之意作三通其一上之天著山其一藴之地其一沉之水三官之名蓋昉於此因極辨世俗廟祀之非議論平正切實頗近儒者之言然他文未能仿此多獻酬牽率之作詩語平易亦非所長蓋由其仍孫梁搜羅於廢篋中編次成書或當日本不以文名或尚多遺佚未盡所長也

前有萬斯大序稱其爲臨清學正教士兼文行厯知道
州濮州以慈惠見稱卷末附錄其昆孫溱跋六世孫啟
家傳姚鎮贈行序李堂所撰墓志銘謂滿喜談經濟關
浮屠老子之說與孫熾王守仁同年友善爲政好行其
所學所去見思當係淳朴之士不欲以詩文自表襮者
然宏治以前詩文無膺古之習是集雖卷帙寥寥而辭
氣和平尚不失先民矩矱焉

趙端肅奏議提要

趙端肅奏議九卷明趙錦撰錦字元樸餘姚人嘉靖二十三年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諡端肅明史有傳書刻於萬歷辛卯卷一爲留臺疏稿卷二爲光祿疏稿卷三爲巡撫疏稿卷四爲工部疏稿卷五爲留都疏稿卷六卷七卷八俱內臺疏稿劉庭芥敘刻之第九卷爲召用疏稿則其子淳卿所續刻也錦爲雲南清軍御史因日食劾嚴嵩姦利逮繫榜治斥爲民家居十五年始起用歷仕中外著勞績屢進讜言及官南京與張居正忤罷官居正籍沒錦方起用左都御史乃言居正誠擅權非有

異志其翊戴勤勞功亦有不可泯者乞稍寬其罰其言可謂得大體者矣明中葉以後科道號稱直諫者多激於意氣之私持前議以求必勝馴至互結黨援債國事而不顧若錦之平心論事固與後來之好訐者異也錦巡撫貴州時方議裁播州參將卽慮及楊氏之亂又言貴州地瘠請緩催科增學校以廣文教定軍伍以靖苗疆摩畫俱有條理知不僅以空言自見者爾

易說存悔提要

易說存悔二卷 國朝汪憲撰憲字千陂錢塘人乾隆乙丑進士刑部陝西司員外郎憲謂學易期於寡過欲過之寡唯在知悔悔存而凶吝漸消可日趨於吉故以存悔顏其齋而所著易說卽題曰存悔所說唯上下經有擬議數條列於卷首譏自漢以來儒者說易之病在調停經傳文王作彖辭今不求諸彖而執彖傳以解彖是有孔子之易無文王之易矣周公作爻辭今不求諸爻而執爻傳以解爻是有孔子之易無周公之易矣孔子作傳多取言外之意當別爲孔子之易雖述而實作

也夫自宋儒好言圖位欲高其說於文周之上故謂四聖各自爲易憲敷衍其說遂謂孔子異於文周殊不知傳以翼經漢儒以彖象文言傳解釋上下經義相貫通這有端緒今乖離經傳而反譏漢儒爲調停可乎然此害兼取互體尚能自抒所見如損益二卦申明人事以見盛衰之始議論明晰雖前後多沿舊解要屬沈潛經訓而有得者也

續名醫類案提要

續名醫類案六十卷 國朝魏之琇撰之琇字玉橫錢塘人明江瓘輯名醫類案之琇爲校正訛字板行於世以瓘所撰集尚有關漏乃廣而續之取明薛氏醫案遞及於後代醫書與夫史傳地志文集說部之及醫藥證治者旁蒐博采自傷寒至破傷風次第編錄間附案語以辨同異議論亦多平允然就其所采諸書而論之如趙獻可醫貫多割裂素問不顧上下文義以自伸其偏見而此書仍存其醫案又如高斗魁已任編所載諸醫案當時已譏其以醫質販無異於世俗庸醫而點綴醫

案以欺人今此書仍次第分載蓋意主於誇多炫博不暇持擇也杭世駿道古堂集有此書序稱之琇善讀黃帝扁鵲之書精於醫術能窮其源譬諸合土者必有其範伐柯者必有其則以是書爲學醫者之範與則思過半矣世駿與之琇友善故推許如此要之此書所載前人經驗諸方分門別類可備後人參考而搜羅之備亦足以廣學醫者之聞見與自執偏私昧於古法者異矣